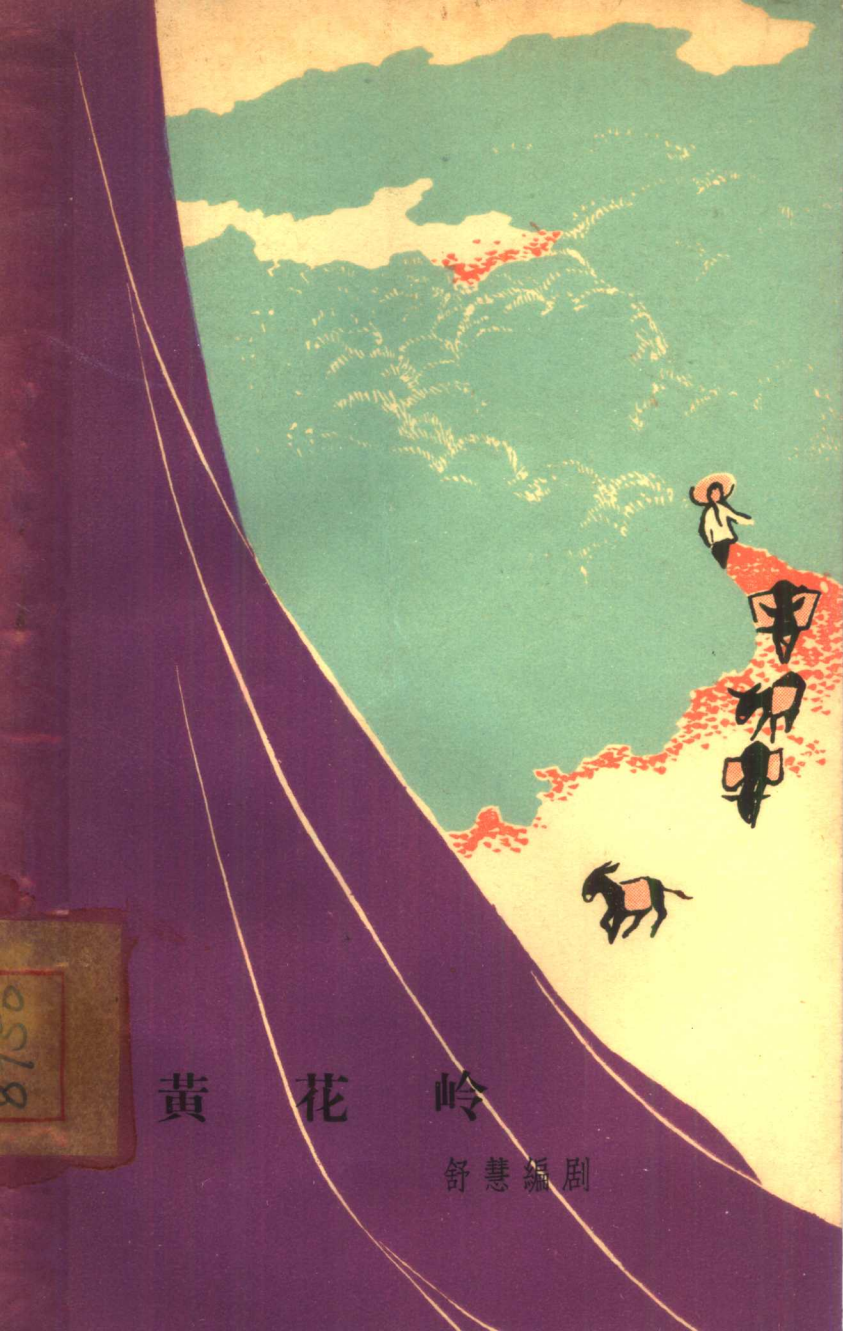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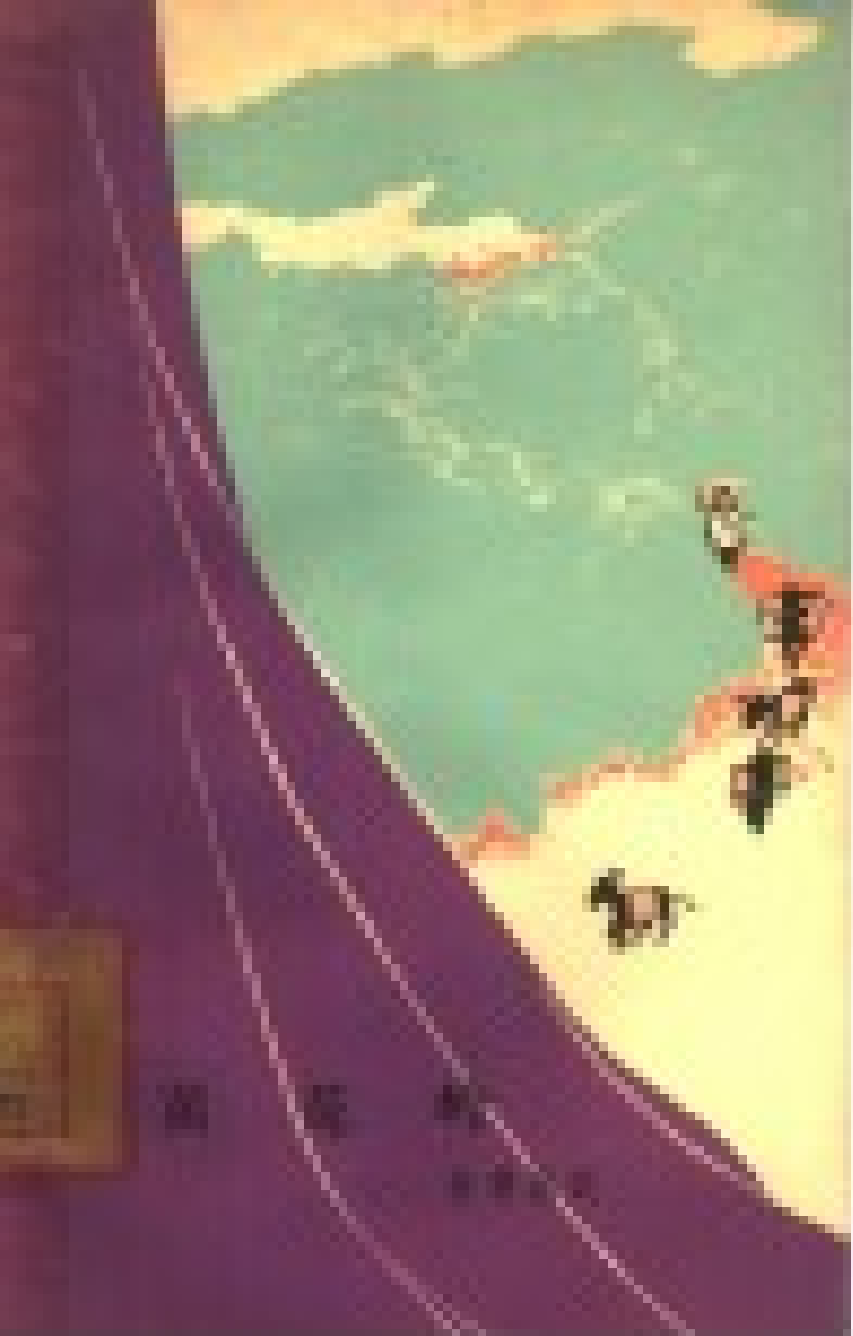




黃 花 嶺

舒 慧 編 劇



861
8750



黃 花 嶺

(獨 幕 話 劇)

舒 慧 編 劇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黄 花 岭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80 字数 21,000 印张 $1\frac{9}{16}$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4年3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4500册 定价 (4) 0.20元

这是一个描写农业合作化初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小剧本。富农宋福山阴谋破坏合作化运动，千方百计阻止他去世的弟弟的寡妇参加合作社，妄想把她在黄花岭的一小块地占为己有。但在合作社主任贫农李洪奎的支持下，群众终于揭发和打击了这个阴谋，提高了觉悟，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

CAG 22/21

人 物：宋二嫂——孀居，二十五岁。

宋福山——二嫂的大伯子，四十岁。

福山妻——二嫂的大伯嫂，三十六岁。

李洪奎——生产合作社主任，三十岁。

李春堂——洪奎的亲老叔，社员，五十岁。

时 间：深秋，摘梨的季节。

地 点：山村。

布 景：在一个山沟沟里。

上屋是崭新的三间石头砖房，门窗都油着一层蓝色的油漆。乍一看挺新鲜，仔细一瞅，使人感到厌恶和俗气。西房是马圈，卸车放大轆轤车的地方。这就是宋福山的家。

东边有两间土平廂房，虽然因经年未修房檐稍颓，但很整齐，旧式古老的花格窗戶，窗紙上貼着窗花：很精致的斗鸡和睡猫。房

檐下挂着梨干、玻璃叶和鮮紅的辣椒。靠东边的房門前，有棵古松，树底下有块大石头。松树的枝杈搭在房檐上就好像是看家松一样。

周围是群山环抱。山上头有翠綠的松柏，夹杂著枫树的紅叶，以及叶子将落的各种果木树。

〔幕启，院內靜悄悄的，天空籠罩着一层鉛灰色的云层，太阳放射着微弱的虛光，太阳周围有着一連几层的大风圈。山区的深秋，例年都要来場大风，只要誰家晚摘貨，就必然遭上这场狂风的灾祸。〕

〔少頃，宋二嫂匆匆走上。她上身穿着魚白色的布衫，上边朴着朴綻，下身穿着一条蓝色褲子，虽然不新，但浆洗的很洁淨。头上梳着光溜溜的疙瘩髻。〕

〔她还年轻，但眉目間却含着愁苦的神色。她打开自家的門，拿出一个

摘梨的小筐；觉着不够用，向上屋走去，走到福山窗前，犹豫了一会。

宋二嫂（小声）嫂子，嫂子，在家没？

福山妻（掀开窗户）噢，是二妹子。

宋二嫂 嫂子，社里来十几号人，摘梨筐不够用，把你们的借给使使。

福山妻 哎呀，筐倒有，不知道让你大哥搁哪啦。唉，要在眼前，借使使还不中吗，咱妯娌分什么你的我的！

宋二嫂 啊，那我到别家借借。（要走。）

福山妻（不怀好意）二妹子，李洪奎可真向着你。看你梨没摘，随后就派社里人帮你摘来啦。

宋二嫂 嫂子，要是大哥在家，组里调配来劳力，我能用人家社吗。赶的也巧，你看那大风圈，这场风就到了，不叫社里帮忙，我哭也哭不上溜来呀。

福山妻（探听）这回你快是社的人啦。是嘛，谁不往高处走呀。

宋二嫂（一楞）嫂子，我还敢往那上头想？要劳

力沒勞力，要錢財沒錢財，人家社里要我干啥？（看看筐）我得走啦。

福山妻（意味深長）真的，你快去吧，人家還等着
你哪！（做鬼臉，把窗戶关上。）

宋二嫂（感到不是滋味，痛苦）唉……（下。）

〔福山妻由門內出來，她梳着疙瘩
髻，穿着一件綳綳巴巴新藍士林布
的長衫，只系胳膊窩一個鈕扣，她站
在石頭上，向黃花嶺望去。〕

福山妻 斷根的小寡婦子，沒安着好心！宋家門里
這點財帛，你想孝敬了外姓人，就叫辦不
到！埋你男人的時候，是我兒子打的靈幡！

〔幕後車聲，馬鈴聲。〕

福山妻（向後喊）才回來？趕回集，一去就是四、
五天，虧得你还是個大老爺們。

〔幕後宋福山打馬聲，“捎！捎！”鞭
聲，馬嘶叫聲，混成一片。〕

福山妻 打，打它個敗家玩藝，有前勁沒後勁。（馬
慘叫聲）得啦，得啦，你還想把它打死下
湯鍋呀？

〔宋福山上。他披着大皮袄，满身尘土，手拿断成两截的鞭子。

宋福山 活人还让你哑巴牲口治住啦。（看看手里断了的鞭子）丧气！（扔下，坐在石头上）给我倒碗水喝。

〔福山妻端出水，他一饮而尽。

福山妻 （伸手）拿来！

宋福山 啥呀？

福山妻 钱。

宋福山 你他妈就知道钱！（不理。）

福山妻 （动手翻宋福山的腰，破賬本子，破麻繩子，都翻騰出来，扔在地下）卖梨钱哪？都放哪啦，你说呀？

宋福山 让大风刮去啦。

福山妻 我早看透你啦。一車好安梨，你准是搗騰缸来，拿五馬倒六羊。你要不賠啦，我都头朝下見你！

宋福山 （站起来）“賠”？要是賠我就認可啦！搗騰点缸嘛……他媽的，碰上稅務局就倒血霉啦；連屨老聾头、放利錢的事，官家

都知道了！（狠狠地）准是李洪奎小子給
我报上的！

〔靜場。黃花岭上摘梨的人們 欢快的唱着，歌声传来。宋福山望着黃花岭，焦躁不安。

宋福山 黃花岭上咋那么多人，鬧鬧騰騰的？呵？

福山妻 大合作社的社員們！

宋福山 它合作社跑那儿干啥？

福山妻 人家不是帮助困难戶嘛！帮你那兄弟媳婦摘梨来啦。

宋福山 （若有所思）我告訴你那件事，你問她沒有？

福山妻 （光顧告訴他沒在時的事）你呀，別觉得回来就沒事啦。李洪奎那小子盯上你啦。你走这几天哪，他就像传过堂似的，咬住扣釘問我⑤：“你家大哥哪去啦？”“組上沒摘完梨就撂啦。”唉，誰叫你当这份互助啥长啦。

宋福山 （焦躁）嘀咕什么？我問你跟她說了沒有？

福山妻 我呀，我跟她低三下四扯那份蛋呢！我

有那工夫还上我媽她那捎听捎听誰家借錢呢。

宋福山 (斥責)你懂什么,那黃花岭啊,岭上有梨樹,岭下是山貨,那是咱村头等園子。离家又近,真是伸胳膊就是袖,一年鍬鑿不动,也摘上万八斤的貨呀!

竊山妻 好能咋的?老媽抱孩子——人家的。(到宋福山跟前)我問你,到底还剩下点錢沒有?

宋福山 唉,你別嘰咯啦。

竊山妻 我跟人家說的一妥百妥的,借五十元,四分利。

宋福山 噓!(担心,四下瞅瞅)他媽。別沉不住气。我沒告訴过你嘛,咱要把他二孀这黃花岭想法闊到手,那不是把个聚宝盆搬家来一样!这比跑买卖放債都牢靠。跑买卖这年头閃錯大呀!

竊山妻 (装相)我不爱听。

宋福山 唉唉,俗話說的好,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吃夜草不肥。咱們若不叫头三年借給

跑关东王老三的錢，他回关里还不起，給咱那块連青苗代园子，咱日子能这么发达？这是旧話咱不能重提，这叫外落。說到黄花岭嘛，是咱应该应分的內落。这外落加內落，咱还愁这日子不发嗎？家底打厚啦，我也会給你們搞个社看看。

顧山妻 哼，眼瞅是块肉，你伸不上筷子！

宋顧山 你咋竟說这泄气的話呢！让你跟寡妇說，先把黄花岭租过来，你咋就不跟她說呢？

顧山妻 租，租，給她白侍弄，还得給她租子。

宋顧山 若不說井底蛙，眼光短呢！这事是心急吃不了热鍋粥，咱們是老虎吃蚂蚱零拾掇。咱們先租过来，叫上几个长工，让她給烧火煮飯，喂猪打狗，你說这有多泰和！

顧山妻 別做梦啃猪头——尽想好事。人家要入社啦！

宋顧山 什么？入社？你咋不早說！你看明白沒有？都看着这是块肉啊，咱若再不下手，落个鸡飞蛋打，这笔财产就让人家吞啦。咱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便宜不能

让李洪奎截去！

〔宋二嫂倚筐落梨上。〕

宋福山 二妹子，哈，摘梨呢呀！

宋二嫂 大哥你回来啦，咋去了四、五天哪？

宋福山 （撒谎）咳，别提啦，走到兴隆店，这牲口就毛啦。

福山妻 （顺杆爬）哎呀，把車梨呀，都翻沟里去啦，白白的糟践啦。

宋福山 去，整点飯吃，我跟二妹子唠会咯。

〔福山妻一撇嘴下。〕

宋二嫂 咳，真白瞎啦！

宋福山 没啥！出門在外也是常行里的事，不提它也就罢啦。說真的，我是惦记你的梨沒摘，二妹子，我在道上就想啊，咱們呢，虽說是分家啦，走一个大門烧两把火，可是到山南海北也是一家呵！

宋二嫂 大哥，这还用說嘛。

宋福山 （假装伤感）我跟二弟呢，不是他死啦，我說这话，真是一根蔓上两个苦瓜，手拉手打苦堆里爬出来的，他就扔下你一个人，

我当哥哥的若袖手不管，怎对得起我那死去的兄弟！……让外人也耻笑。

宋二嫂 大哥，你不要往下说啦。（眼睛潮湿了）不叫他死，我哪能做这么大难哪。今早晨不叫人家生产社，我就得眼瞅梨被风碾地下。

宋福山 （忙接过来）这二年，我当哥哥的没尽到义务啊！我总想：我对不住他二婶，对不起我那死去的兄弟呀！园子是你的还不如我的一样吗？你多摘几百子，生活改善了，当哥哥的瞅着不也乐呵吗！该咋是咋的，好在这二年园子是没扔啊。

宋二嫂 （受着一种压抑，左右不是）是呀。

宋福山 可侍弄的不及时呵，不知底细的说我当哥哥的在里不使劲。咳，我也有难处啊，组里人一提给你干活都挠脑袋，我有啥办法呀，这国家又不兴动强迫。可我是这么寻思：大哥吃干的，不能让你喝稀的，这回重新搞组，有人就想把你碾出去，我强说着：“我们两家到啥时候不能

拆帮”，因为这个我跟大伙吵个脸红脖子粗哇！我对你真是费尽心机，誰知道你啦。……

宋二嫂 大哥，我虽然是妇道，誰近誰远我还不知道嗎？

宋福山 二妹子，缺吃的不？

宋二嫂 大哥，不缺！

宋福山 你嫂子！給二妹子量二斗米！

〔幕后喊声：“二嫂，快把筐送来呀！”

宋二嫂 噯，就去呀！（挎筐梨送进屋去。）

宋福山 呸，李洪奎，你处处跟我成心做对呀！我搞弄梨嘛，你給我报官，叫我挨頓罰；我相中了黃花岭吧，你也和我爭。

〔宋二嫂挎筐上。

宋福山 二妹子，我听你要入社嗎？

宋二嫂 （不敢明言）嗯哪，提过。

宋福山 入社是好事呀，走社会主义道大哥不拦你，（狠狠地）大哥是怕你让人家套弄啦，一下子走到窟窿桥里拔不出脚来。

宋二嫂 还没說一准哪。

宋福山 你们妇道人不上市面，你不知道这内情啊。你别看哥哥我这么拉帮你呀，咱家啥关系！像你这样的入了社，不是自找苦吃吗？就你这么一个小女劳力，人家社是按劳取酬，你干过人家大老爷们啦？这不明明是送块肉给大伙分吗？你也不想想，大哥比你傻呀？若是合适，有便宜，那大哥能不入吗？呵？

宋二嫂 （吐吐吞吞）我寻思人家老王大嫂不也是女劳动力嘛，人家社里不分大小工，讲的同工同酬，她挣二百多个劳动日，副业钱还除外……说真的，我干活也顶住她了。

宋福山 卖瓜还有说瓜苦的？（说走了，露出真心话）你哥哥可不能眼瞅这便宜让外姓人拣去，那合作社算是什么东西？

宋二嫂 （不愿听）大哥，你光说，人家社今年摘多少梨，开春就用双轮两铧新犁杖翻地，树起虫子，就打供销社拉来三个头的自动喷雾器打药，看人家社多得力。

宋福山 那玩艺，有钱就能买。